

壹、緒論

不要埋沒你的才華，上天賜予我能力，本來就是為了讓我們使用它。日暮若老放在陰影中，還有何用呢？（B. Franklin；引自Armstrong, 1993/2001）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教育的過程與目的在開展個人的潛能，惟人智不同各如其面，智力潛能亦各有擅長，而在強調多元發展的現代，每個人都有充分發展智能的基本權利。Gardner（1983）提倡多元智能（multiple intelligences），反對傳統狹隘的智力觀，認為每個人皆有多種獨立的智能：語文（linguistic）、邏輯數學（logic-mathematical）、空間（spatial）、肢體動覺（bodily-kinesthetic）、音樂（musical）、內省（intrapersonal）、人際（interpersonal）及自然觀察者（naturalist）智能（Gardner, 2006/2007a, 2006/2007b, 1983, 1987, 1999a, 1999b），每種智能代表一種解決問題的潛力，亦代表著不同於其他智能的獨特思考模式，然此八種智能並非獨立運作，而是同時並存、相互補充、統合運作的（Gardner, 1993）。

Gardner（1993）以四個向度的八個規準進行真實情境的實徵研究，證實每個人皆有相互獨立的八大智能，而不同智能組合各有擅長與獨特學習方式，若開展於特殊際遇即能展露頭角成奇才；若明朗於幼年期則早慧；若緣於參與某種相關活動而被激發則一鳴驚人。可喜的是，個人終其一生任何時期都有可能因緣際會激發某種智能而得到明朗化經驗。Gardner（1993, 1999b）、Gardner與Hatch（1989）認為，每一個正常人皆具上述的八種智能，但由於遺傳與環境因素的交互作用，個人在各種智能發展程度上有所不同，且獨一無二地以個殊化方式統整揉和（blend）此八種智能成特殊組型而運作之。換言之，每個人都擁有自己獨特的智能組合，影響在不同領域表現的強弱，如有些人的閱讀很行，但數學不好；有的人是游泳高手，卻不擅長組織與溝通。而教育即在開展智能並創造可能，讓每個人都能充分發揮所長，適才適所（陳柏霖、劉佩雲，2009；劉佩雲、陳柏霖，2009），使每個人找到自己的特點（Yair, 2008）。

多元智能理論認為，教育的角色並非扮演被動地等待或順其自然的發展，而是安排許多豐富的環境，以催化、促動及幫助各種智力領域的發展（Chen & Gardner, 1997）。Schalleri與Callison（1996）更進一步強調教育者應調整現有教育結構以使學生潛藏的麻痺化經驗轉變成明朗化經驗。由此可知，多元智能教育

觀促使個人優勢智能明朗化，當某一種優勢智能可以取代較不擅長智能的弱勢，使其催化啟動另一種智能，進而形塑各種智能開展的環境，實現開展個人的潛能。

近來認知神經科學家發現，無意間學習或潛移默化的內隱學習（*incidental learning*）與學校有系統教學或刻意培訓的外顯學習（*explicit learning*）二者來自不同機制（洪蘭，2003），但同時影響學習與智能發展，故雖人皆擁有八種智能，但因內隱學習如先天遺傳或成長背景，以及外顯學習如後天成長過程中的各種學習機會與經驗際遇之不同，二者融會交聚而產生個殊的智能組型，此不同資質與際遇的交會可能促進個人智能開展，亦可能抑制或阻礙智能的開展。在個人成長的過程中，早期經驗（*early experiences*）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轉化，但後期經驗（*later experiences*）可能會因為原初經驗（*original experience*）而做出更大的影響（Soren, 2009）。因此Walters和Gardner（1986）認為，明朗化經驗（*crystallizing experiences*）是智力和才能開展的「轉捩點」；反之，麻痺化經驗（*paralyzing experiences*）則「關閉」智能之窗，阻礙限制智能開展。基於明朗化經驗是智能發展的關鍵變化歷程，人生的任何年齡皆可能遭逢明朗化經驗，如豁然開朗的成功經驗或正向情感（Armstrong, 1994/1997, 1993/2001; Gardner, 1993），但天生擁有的智能卻並非都有機會開展，故及早辨識個人的多元智能以獲得明朗化經驗，是非常重要的。而Gardner（1983, 1993, 1999b）認為個人的智能是一種訊息處理的生物潛能，是在不同社會文化背景下解決問題的能力，智能的極致表現恃世上不同文化而評價殊異。翻閱臺灣的學校教育長期在升學主義的陰影下，過度強調集體的成就標準（呂金燮，2009），一試定終身的升學壓力，學校教育不斷為迎接下一階段的入學考試做準備，不僅迷失教育的本質（楊朝祥，2002），亦扼殺學生個體的天賦，尤其受到智力測驗或學科考試否定的個體，想在制式體致下發展學校重視領域以外的才能是相當不利的，如唱歌、廚藝，也常不被社會文化價值觀所認同。中研院曹永和院士志在文科，但母親逼他攻讀醫科（曹銘宗，1999），在歷經多重曲折後才終於轉換跑道得與志趣結合。因此，在華人傳統歷史社會文化脈絡下成長者，是否有特殊因素影響智能明朗化經驗的開展？而對此議題深入在文化觀測鏡下進行檢視，自有其重要性與研究意義。

二、明朗化經驗

明朗化經驗是美國Tufts大學的D. Feldman提出的觀念，由Walters與Gardner